



赵兴堂手持丝弦琴

## 小城的磋商

文、图 / 巩凤涛

山东青州的范公亭公园里，泮溪湖畔，青州花键、满族八角鼓、青州府泥塑、青州磋商、撂棒槌等青州本地的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了一条展示通道，每个摊位面前都悬挂着项目名称以及它的介绍。由四位青州磋商乐手组成的小型乐队，一把二胡、三把磋商琴，两位老者各持一种乐器，另两位年

轻人都演奏磋商，弓起弓落，便响起了悠扬的旋律。

青州，在远古时为东夷之地，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中记载“海岱惟青州”，因地处渤海、泰山之间，又位于中国东方，“东方属木，木色为青”，故名青州。大体指泰山以东至渤海的一片区域，其范围远远超出今

天的青州市。晋朝后，青州范围大大缩小，治所也迁移到今天的青州市境内。

青州为古代军事重镇、商贸中心、四方通衢。寇准、范仲淹、宗泽、张叔夜等朝廷重臣，郑道昭、欧阳修、王世贞等文坛巨匠，都曾居官青州；王曾、邢玠、钟羽正、冯溥等一代名臣，燕肃、于钦等学术巨擘，都诞生在青州；还哺育过郦道元、黄庭坚、李清照、冯惟敏等一代名流……悠久的历史，为这座小城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存，磋商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磋商，很多人并不熟悉，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磋商，是流传在古青州辖域的益都、寿光、广饶、临淄一带的一种形制奇特而古老的乐器。早在1957年，磋商亮相于济南举办的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由来自青州的老艺人赵彩云演奏。他的磋商独奏荣获器乐表演独奏一等奖。磋商艺术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评价成为了此次会演的最大亮点，引起多方关注，随之开始挖掘整理曲谱和相关研究工作。

《珍稀古老的民间音乐艺术——磋商》一文，记录了当时七十六岁的磋商演奏艺人赵彩云老先生的一段话：我当初是跟着七、八十的老公公们学的，而老公公们又是跟着前辈老人学的，是



制作中的磋商

祖宗传下来的，这样延续流传到今天，大约足有二百多年了。另一篇名为《浅谈青州磋商与筑的血缘关系》的文章，首度考证磋商与远古乐器筑之间的渊源关系，当时的这些文章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但在文革动乱时期，磋商被禁演，研究磋商的学者们被打成右派，特别是赵彩云先生的故去，使得磋商艺术销声匿迹。

直到改革开放，赵兴堂为了寄托对祖父的怀念，也为了不使这件乐器失传，他凭借祖父赵彩云当年在山东省第一届音乐会演时的照片，以及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做琴、拉琴的印象，他开始续制作磋商。几经尝试，磋商终于重现，赵兴堂兴奋之际便昼夜练习，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组建了一个庄户磋商小乐队，一有机会他们



赵兴堂持马尾弓演奏，另外两位用高粱秆演奏

就在社区公园、凤凰山脚下演奏，成为青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05年，赵兴堂突发脑血栓，虽行动不便，但想到自己是磋商唯一传承人，病情稍有稳定他就坚持每天拉琴，半年后他恢复到几乎与常人无异。他感念祖父让他与磋商结缘，而且，那坚定的传承、传播信念支撑他渡过难关，而且，如何把磋商传承下去，成了他心中的一桩大事。

苍天不负有心人，2007年，在青州市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发现

了磋商。当年，磋商代表青州市出现在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上。当年底，磋商被选入青州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底，中国音乐学院主办“青州磋商”演示与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厅里，来自山东青州益都街道北城社区的赵兴堂老人及其庄户乐队进行了磋商表演。随后，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有关单位专家进行了研讨。

多数专家认为，磋商由筑演变而来，不过这种演奏形态在长期实践中产

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从击弦乐器转化为拉弦乐器了。学者张振涛认为：“磋商的发现，说明这种乐器从古至今始终没有断，不过是从宫廷、文人隐藏到民间而已。这也使得中国乃至世界的弓弦乐器史有了新的发现，所以说磋商具有‘活化石’的意义。”中央电视台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中国音乐学院将其列入研究课题并拨专款进行研究，自此，磋商成为音乐、历史、民俗、文化等领域专家学者们关注研究的对象和焦点。2010年10月，“青州磋商”入选山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关于磋商的书写，是“磋商”还是“挫琴”，不够统一。为避免造成混乱，赵兴堂在祖父留给下的《磋商演奏歌曲集》封面上找到祖父亲手书写的题款，用的是“磋商”而不是“挫琴”，说明用“磋商”字有根有源。从字义上讲，磋商：协商、磋商的意思，有和谐的含义，取其吉祥之意。为此，他建议今后把这个乐器的书写规范为磋商。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研讨会后，有专家为他设计了磋商的商标，为更好保护磋商，赵兴堂进行了商标注册并申请了专利。

祖辈的磋商无从稽考，如今，人们看到的磋商，是传承人赵兴堂老人在自家的简易工作室里，几经摸索、反复尝试才得以重现。它由琴头、琴面、琴底、琴尾、琴岳、琴码、琴轴、琴弦及琴弓组成。琴面以薄梧桐板制成，呈桥拱形。琴底以桐木制成，托起拱形琴面，两端安装琴头、琴尾以构成共鸣箱。因为形状像半个辘轳头，所以当地老百姓都习惯叫它“半边辘轳头”。琴底有圆形音孔，琴头一端底部有半月形“琴槽”。琴面设有柱码十三枚，顶端设有平行的两个孔，用于穿同一基音的双弦，共张二十六弦，柱码可移动改变有效弦长，以调节定弦的高低。琴弦现多用钢弦，以民族六声调式定弦。

演奏磋商时，左手指伸入琴槽执琴，琴尾置左肩侧，右手执琴弓，涂上松香粉后，可擦弦、也可击弦发声。值得一提的是，这琴弓是用高粱秆顶端两节制成的。由于磋商属弦外弓，演奏者在右手“执弓寻弦”的同时，左手手腕





需不断转动，带动琴身“送弦迎弓”。为了更好的传承，他在保留传统的情况下也在尝试改进。为了琴更耐用，赵兴堂将传统的丝弦改用钢线，为了变换音色，他用马尾弓拉琴，为演奏流行音乐曲目，拉近与百姓的距离，他还制作过十四枚柱码的琴。

磋商艺术，应该包括磋商演奏、磋商演唱和磋商表演三部分。赵兴堂说，“祖父在磋商演奏时，可以用‘硬弓’（高粱秆）在琴弦上打的‘嘟噜儿’，是任何‘软弓’（马尾弓）都无法演奏出的；如同山东民歌中“得儿呀衣么”的花舌音一样，在他演奏的“对花”中就很能体现这个绝活。”

磋商演唱最具特色，要求演唱者必须很好地调节和驾驭自己的嗓音，一个人能唱出男女老幼多个角色。用今天的音乐术语说，就是一个人能唱出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甚至童声。这在“小两口顶嘴”、“鸳鸯嫁老雕”、“姐儿作媳妇”、“小寡妇上坟”等曲目中都有体现。磋商演唱艺术，乡土气息十分浓厚。独特的磋商音色和音质，配合当地的方言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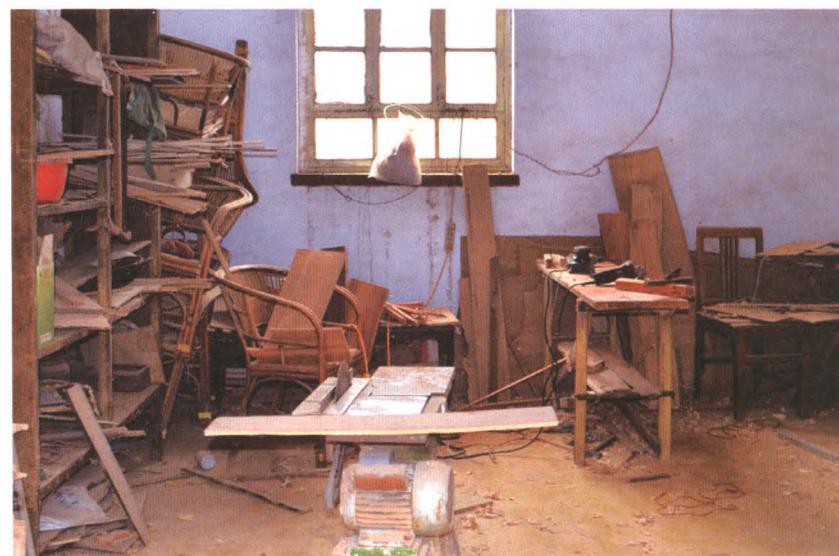
语，演唱百姓身边的情感故事，鞭挞百姓厌恶的时弊，成为社会底层民众所喜欢的一种乐器，一种演唱形式，一种平民艺术。这也可能是它千年不衰、没有失传的重要原因。

“尽管我喜欢磋商，每天都在拉琴。但我知道，自己与祖父相比，确实

自愧不如。爷爷不只是演奏磋商，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磋商所蕴藏的内涵上。可惜我年轻时不懂，没有学会，只掌握了磋商演奏的皮毛，没有掌握磋商演唱的技巧和表演技能。这使得而今的相关研究多关注在对磋商本身和磋商演奏的研究，而较少涉及到磋商演唱及磋商表演。”赵兴堂的话中有一种自责，让人感到的更是一种无奈，是众多留存于民间的“活态传承”项目生存现状的无奈。庆幸的是，国家、各级政府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积极态度，让磋商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传承，让今天的人们有幸见到这件珍稀的古老乐器。

今天，已近古稀之年的赵兴堂，仍在为传承、传播磋商努力着，他毫无保留地把磋商的演奏技巧和磋商的制作方法，传授给更多热爱磋商的人，并把他珍藏的磋商资料和搜集到的有关磋商资料加以整理，传给他的子孙，让他们代代相传。同时，他还借用当今科技手段，制作光盘，把他的磋商演奏、演唱的片段刻录下来，让后人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原生态的磋商艺术。赵兴堂说：

“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我想借助那些学者专家的力量，来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磋商研究和传承的队伍中来，让磋商这千年传承下来的‘活化石乐器’得以发扬广大。”



磋商制作室